正誼堂文集

序

傳有之言有物行有序斯二者其行文之樞要乎雖然未易言矣從容乎道德之途游息乎詩書之府而又熟於左國以來相承之義法神明而變化之而後發之於文如張五都之肆足以應萬物之求如馭輕車駿馬於平原曠野之中而不失其步驟吾友董君覺軒與余同舉於鄉先後成進士出宰江右其政績多有可紀自其少時已有志於古文之學發先人藏書數萬卷上自六經旁及歷代諸史下逮百家諸子與夫雜家小說者流過目而成誦故其文繁稱博引足以達難狀之情而

秩然咸中於條理今取其集讀之知其於吾言必有合也始余弱冠後館陳氏之舊雨草堂而君館徐氏之城西草堂是時余與陳氏昆季方爲科舉之學力務進取而君與徐柳泉先生習獨好爲古文岸然而負異余嘗語之曰勤一世之力以僥倖於後世不可知之名君之爲古文是也夫文之傳於後者未有不傳以名位而聲施遠焉者也且上之所以求士與士之所以自待者將第爲後世之名計耶君用其言由是稍稍爲科舉之文亦遂取科第以去以循吏稱今距君之歿已七年矣他所撰集多已刊行唯古文二十四卷藏於家未付削氏

今年春其門下士等將校刊之問序於余且屬爲删定余惟君之文皆其晚年所手訂而余嘗參酌其閒無庸更易丁敬禮有言他日誰相知定吾文者念此益不敢以意爲去取矣獨念交君前後垂四十年蹤迹所合於兩草堂爲多逮余自隴中旋役而君亦歸自江右時徐先生與陳氏昆季皆已前卒獨余與君猶得於晨星寥落之餘幅巾杖履時相過從而君意氣猶昔斬斬於文字之閒不敢初度自君之歿而余以孤輪隻翼益漠然而無所嚮今檢君遺集泚筆而爲之序蓋不知涕泗之何從矣時在光緒辛丑歲六月上澣年愚弟陸廷黻序

正誼堂文集目錄

卷一

序

卷二

序

卷三
序

卷四
序

卷七
傳

卷八

傳

卷十

記

卷十一

記

卷十二

碑文

卷十三
碑文

卷十四

墓碑

卷十五
墓碣

卷十六
墓碣

卷十七

墓表

卷十八

墓表

卷十九

墓志

卷二十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題跋

卷二十四

正誼堂文集卷一

鄞董沛孟如

序

遜湯誓考序

當代宏碩之彥咸尙漢學夫劉祚四百去古未遠經師踵武授受親切下視宋元憑臆解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然其時講席各尊所聞師傳旣殊門戶遂判經說同異天子制詔以臨決之而復駮許箴何詰難不已概曰宗漢孰適主也今專門之學惟知墨守工其佞悅萬口一聲微或乖違律同非聖甚乃據他引之文改本經之

字信傳解之說訾古書之譌高立崖岸自命游夏此近儒之痼疾也殷湯遭旱禱天有誓顧其篇名同於伐桀經有論語傳有國語子有荀墨尸呂凡所徵據胥本罹災之作鮮涉革夏之事中厄秦火兩誓俱燼濟南口授伐桀之誓僅存禱旱一篇於焉絕矣然古文灰滅散見尚多儒墨雜家章灼可考棘下生手注論語實引墨說而原標大旱卒指伐桀强甲比乙墨始受冤班固韋昭貽惑滋甚東晉尚書剽誓爲誥淆亂舊籍誣罔聖經自宋迄今明正厥罪顧諸家能攻梅氏之非猶沿孔君之誤但知爲伐桀之誓之逸文不知爲禱旱之誓之賸簡

於是援孔詰墨揣其增竄執子孫傳聞之言疑祖父親見之策過尙漢學流極至此雖喙之長惡能解哉粵惟古先哲王遇災修行六事責躬不憚己犧爲天下請命心軫乎兆民而誠格乎上帝記言於太史而垂範於將來雖梁隋季世偶罹旱災猶舉理獄振困進賢黜邪諸事明示爲令用殷禮也而原書久佚舊典殆湮徒有旁引之辭莫任補亡之責識者懼焉同叔先生篤嗜經訓博綜羣言融會漢宋無所偏倚爰作逸湯誓考一書根據先秦以糾衆難汎覽曲證敷暢厥辭數千百年沈鬱晦塞之篇粲然復著誠先聖之功臣曠世之傑構也猥

以弁文命及下走謹述大旨贅於簡端固始蔣湘南云
爲漢學者斥宋之專爲宋學者譏漢之瑣要其尊仰周人手定書也吾從周曰周學而已蒙習斯語心竊取之三復是編亮哉其周學乎

徐校宋元四明志序

地理之書昉於禹貢土訓誦訓所掌其遺法也秦變封建亦有圖籍酇侯入關得以收之然郡縣專志兩漢四百年未有聞焉六朝以來若顧啟期之婁地記山謙之之吳興記雷次宗之豫章記鄭緝之之東陽記朱育賀循之會稽記殆郡縣志之權輿乎顧其書皆不傳其傳

者自北宋始眞宗景德中詔諸路州府軍監校勘圖經編入古蹟而上諸朝天下守長咸事編纂吾四明亦以其時始有專書舒信道西湖引水記常引之厥後李茂事再修於大觀初卽爲張州將乾道圖經之祖本羅參軍之寶慶志猶其後也近今所傳以乾道爲最古次則寶慶而北宋二志不得與朱長文吳郡續記並留於天壤間亦可惜已吳履齋出判慶元其屬僚記其政績爲開慶續志傳一人之事而冒一郡之名論者以爲非體元則淸容之志最有盛名至正中王霄軒續之門類皆仍舊例其書出遂初之手固延祐中同修者此宋元四

明志之大凡也於時屬縣、鄞奉並有專志、而今亦散亡、惟大德昌國志、幸有傳本我
朝開四庫館、宋元郡縣志著錄僅二十家、吾郡實居其四、乾道至正、猶未收入、蓋當時無人採進也一邦之書甲於天下、文獻所徵、良可寶矣往者謝山全氏有宋槧寶慶開慶二志、後入趙谷林家、今不知留落何所鄞之抱經樓尚有開慶宋本、此外宋元志諸家所藏並係傳鈔、魯魚壺矢、譌謬相踵從未有彙而刻之者同叔徐先生宏雅好古、留意桑梓、乃發舊藏及借諸鈔本、校正脫誤、付之手民、塗乙之故、具於別錄、爲札記二十卷補遺

二卷、又纂佚文四卷、作者傳二卷、雜錄二卷、餘考一卷、均爲曰校刊記、神明煥發、頓還舊觀、然後四明五志、洎大德昌國一編、俱足爲藏家善本、非特吾郡不可少之書也、魏吉州它山備覽、雖以一隅水利、而亦宋人舊帙、并附刊焉、剞劂告成、庋板廿載、兩遭劫火、幸無缺佚、比先生修鄞志、復丐他本、命同事校之、將益整次以成完書、而先生遽歿、復束高閣矣、光緒戊寅、郡守宗公將有事圖志、而聞徐氏之書尙祕篋笥、乃出俸金屬先生嗣子隆壽印行之、隆壽請於陳徵君子相、合前後各校之本、重爲補綴、傳之於世、原有校刊記、自佚文以下仍附

本書惟札記多未定之說先生欲改而未是正者今姑闕焉自明以降郡縣圖志靡國不舉然多蕪穢淩亂之作古法蕩然惟宋元兩朝猶存唐以前謹嚴之意即以浙中論之嘉定之赤城志景定之嚴州志至元之嘉禾志乾道咸淳之臨安志嘉泰寶慶之會稽志以及高氏剡錄常氏澉水志諸書皆嘗覽其大略簡而有法繁而不支與吾郡六家實相伯仲足以示後來地學之準而吾郡耤徐先生之力俾此六家之書粲然復行洵有功於文獻者也余在鄉里與先生商搉是書蓋亦有年今服官江右聞是書將已傳布引領東望實獲我心隆壽

書家屬序其始末乃備述原委以弁之簡端

兩浙令長考序

兩浙地志唐以前無完書零篇斷簡宋人所徵引者若錢塘會稽吳興東陽臨海諸記亦寥寥焉今之傳本自南宋始杭志一家湖志一家越志二家明志三家台志睦志亦各一家其書述當代官吏備具交替年月而前朝頗略州郡以上名位稍崇尚多遺漏令長微秩或一代無一人或一縣無一人其所收者殊不廣矣余以道光丁未登范氏天一閣繙閱元明浙志四十餘家其後登盧氏抱經樓續閱

國朝浙志六十餘家又其後借慈谿王氏書復得五十餘家大率前後相襲無甚異同一二好古之士如萬季野杭堇浦錢竹汀諸君預修郡縣志亦復未能賅備況其散乎丙辰之春假館徐氏徐氏多藏書乃有兩浙令長考之作上溯秦漢迄於吳越先采史書次及方志次及金石次及詩文次及類書說部之屬作輟三載略具藁本凡令長八百餘人丞以下二百餘人私念載籍無窮耳目有限前人之誤吾知之吾之誤吾不能知也天假歲月續有見聞庶幾增多裨我鄉國故祕之篋衍歷二十餘年旣而思東南遭亂圖冊灰燼七十餘城之中

安能徧索藏書，如吾之所見者乎，志乘官修，期日迫促，往往心知某家囊笥之物而人地相左，或不能副其所求，此千百人雖未必窮天下之書，已足補南宋以來諸家地志之闕，爰付剞氏，以冀流傳，後之人與我同心，因是而補正之，卽以吾書爲糠粃之導可也

甲丁鄉試同年錄序

同歲生之稱由來久矣，同舉進士，則稱會試同年，同登賢書則稱鄉試同年，舊制鄉試有定額，合天下同年，不過于二百餘人，咸豐以來南北交訌，相臣將臣，四出撻伐，急公之士，咸出己財，佐理軍饟，

朝廷嘉其忠義增鄉試中額以奬予之於是有暫額永額之別而其數稍贏焉省會郡縣屢遭寇陷道路梗塞輜車不前蕩定而後次第補行有合三科爲一科者有合二科爲一科者而其數遂益多吾浙遭粵賊之亂停科者三同治甲子省垣克復次年始補辛酉壬戌兩科而以丁卯一科兼補甲子題名於錄者凡二百三十四人維時流氛尙熾回捻交興諸省計偕闢亦停阻故闈中以乙丑補甲子山左以庚午補丁卯黔中以癸酉補甲子關西以己巳補甲子庚午補丁卯滇南以丙子補甲子己卯補丁卯隴右分闈又以丙子補甲子蓋自

毅皇帝中興之三年十一省並舉正科至

今上御極之五年前後十六載而吾鄉榜同年錄始備

其爲數也

玉牒九人京兆五百十六人江左五百五十八人甲子兼戊午丁卯兼辛酉江西三百四十五人丙甲子兼辛酉閩中二百二十二人中州一百五十四人山左二百十七人丙丁卯兼庚午山右一百四十二人楚北一百二十六人湘南一百九十六人丙甲子兼辛酉劍南三百五十五人甲子兼辛酉丁卯兼壬戌關西二百四十五人甲子兼壬戌丁卯兼庚午隴右六十一人甲子陝西劃留甘省中額十八名駐防一名於丙子甘肅分闈帶補粵東一百九十九人粵西一百四十

四人（丙甲子兼辛酉）滇南二百三十六人（甲子兼丙子丁卯兼己卯）黔中二百十六人（甲子兼癸酉丁卯兼乙卯戊午）益之浙省爲四千一百七十五人而副榜猶未計焉嗚呼盛哉以視舊額蓋三倍過之矣李絳有言同年者四海九州之人耳偶同科第安得有情此過中之論也然必聯合膠固以齒錄爲門戶黨援之籍如勝國末年之流弊則又傎矣棄而存之聊以誌科第之遇合遭際時艱有出於常格外者俾後之人有所考云爾

甬上宋元詩略序

鄞江詩派濫觴於漢唐黃公採芝賀監還鄉其初源也

有宋奎樓告瑞海隅日出之邦人文蔚起亦越南渡臨安建都馮翊扶風遂稱輔郡名公卿連袂接踵郁乎有文以洎山林隱逸寓公閨彥之屬亦各出其才筆更唱迭和洛及元氏流風未艾考諸志乘列專集者百數十家可謂盛也年運而往文獻衰替風霜之所剝蝕兵火之所困厄南北流離之所散亡塵篇蠹稿什一僅存後之人每欲網羅散失以存先輩文字之略而茫茫千載前不見古人抑亦可慨矣明初鄭滎陽三世詩家也而文獻錄所載宋詩無一人戴南江張東沙陸敬身遞有纂輯皆詳於本朝而略於先代杲堂先生者舊集出諸

家遂隱然杲堂於宋詩亦僅二十四家其於元詩則僅十二家也以吾鄞世擅風雅又得主持元會者爲之參考舊聞而毫芒流落散見諸書多爲耳目之所不到此著述之不能無遺憾者也余束髮受書即知留心桑梓每遇諸家遺集行於世者露鈔雪纂不惜餘力又廣求之山經地志詩話說部之類每獲一篇登即收採先後二十年得詩家二百六十九人凡貫於鄞徙於鄞產於鄞者皆預焉而後宋元兩代之篇什始有可觀以視榮陽諸公非但不愧之而已昔謝山先生補甬上宋元詩託名其父原書久亡余從鄉人殷氏獲見其殘本祇五

十翻耳袁陶軒四明詩萃鄭三雲四明詩存搜鄞詩頗富而鄭本錯雜無序散逸甚多袁本稍清整然亦非完書也此集之成庶足慰諸家甄錄之心而吾鄉詩派有此重源亦藉以考見其崖略云爾

黃氏一家稿序

吾鄉世家趙氏史氏爲盛皆起於宋屠氏李氏次之皆起於明遠者六七百年近者三四百年位望通顯至於今不衰而黃氏起於唐季太傅完守鄉郡歷十八年之久忠誠茂著其季子隸籍鄞縣自吳越迄

本朝列卿曹郎監司郡國守相牧令之屬纓紱相繼蓋

九百餘年矣世家之綿遠固未有先於黃氏者也以門才論之越之趙氏南宋已有家集而吾鄉無聞史氏有世寶爲史節章氏所輯屠氏有遺詩彙編爲屠宗伊氏所輯李氏有砌里文獻錄爲李鄴嗣氏所輯而黃氏在前明有家世淵源錄爲黃恕氏所輯其書雖亡南山先生嘗爲作序以黃氏佳子弟稱之顧考其所錄皆傳誌文移敕牘碑銘諸類而於一家之著述固無與也俊生世講以鳳山令奉諱家居慨然念先世遺篇缺於收拾將愈久而愈不可問乃出舊藏訪宗老搜書肆叢殘之本積有年月得作者六十八人詩若文數百篇一一整

比名曰黃氏一家稿壬辰六月手其全書謁余爲序余讀而歎曰偉矣哉黃氏門才之盛也若昔連珠傳芳花萼世綵石聲左臺遺芳道萃諸書其所採或一二世或四五世或八九世惟王氏青箱之業遞傳至十三世號稱極盛今黃氏傳稿鼻祖之作雖有目而無文三世至二十二世復多散佚而自二十三世以下綿綿繩繩亦遞傳至十三世較諸青箱無愧色焉非特吾鄉世家之所不能逮也余前編

國朝四明詩網羅一郡凡千六百家黃氏則三十家其爲俊生本支則十二家茲閱此稿增多二十四家閨秀

亦一家此足見他人之汎濫決不如子孫之專精其益我非淺鮮矣抑吾更有請者太傅有德於明州諸子孫散居他處如同邑之石橋同州之象山定海同道之餘姚同省之杭州羣彥輩出其著述必有可觀吾願俊生廣爲披採續而增之愈以見黃氏門才之盛當亦乃祖乃宗靈爽所欣慰者爾

怡善堂遺稿序

怡善堂遺稿二卷吾友黃子穆太常詩文之僅存者也太常精算法通曉時務家本海疆凡估客水軍柁工譯使之輩咸擇其尤而與之習以故緣海險要及西番語

言文字機巧器械靡不諳練儲為有用之學以應當世

同治初兩浙告平敘軍功授福建同知大府左文襄公

沈文肅公文文達公王文端公咸器其才交章薦舉而

文襄文肅尤重之倚如左右手參船政任臺防北援天

津西鄉連鎮通籍十餘年凡軍事之利鈍民生之休戚

夷情之向背工作之良窳悉以咨問太常亦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往還書牘及所上條議積至數十冊其為成

書者若沿海圖說丞臺淺見已付梓人圖說且呈

御覽餘皆屬草未定之本哲嗣家鼎屢請錄副以備鐫

刻太常未之許也先是法蘭西國有教堂在都城西華

門規制卑陋與民舍等自康熙以來相與安之及道咸之際大開海禁外國公使置邸都中其教亦相率而至高其閈閎華其楹桷僭侈踰制逼近宮禁政府胥惡之而無以難也太常以同治六年入

覲過其堂憤形於色奏記政府曰此非制也請以公法與彼國使者言之如使者以教士非所統為辭則請屬洋將日意格與其主言之節相李公深韙其議而洋將德克碑舊預平浙之役曾授中國總兵太常前在浙與之同事相結納亦以太常之言為然十一年返法都力請於主主允之越明年德克碑至中國復命於節相節相

檄太常赴都與法使會議文襄文肅亦勸之行太常方咯血力疾就道旣入京屢次
召見
上嘉獎擢授知府事駸駸就緒而當時主北洋者以其功之非己出也力沮之遂復中變太常旣嬰疾重以勞瘁至是邅憤鬱乘輪亟歸至上海疾革司計者李東水亦鄞人也竊其篋笥去數十巨冊之稿無一存焉未幾卒於家陳魚門太守固太常所從受業者爲召東水鉤之勿出不二年東水暴病死此稿遂不可復問矣嗚呼當世競言洋務率空談無實際太常之文皆躬歷目驗

而得者也使其倘存必有裨於疆事而乃以勞病之身遭拂逆之境不得志而歸不及歸而死并其心血所寄亦蕩然無遺此則可爲長太息耳太常生平余既傳之於鄞志黃訓導以周陸編修廷黻均有墓文於它事略備而教堂一節言之不詳余故書其本末以爲遺稿之序厥後主北洋者獲譴政府用太常前議移建教堂於西什庫距太常之歿僅十有七年太常亦可以稍慰矣此二卷一爲文一爲詩家鼎所掇拾裁二十二篇殊不足見其長云

陶子縝湨廬詩集序

浙中詩派流弊滋多冲淡如初白而其失也枯簡練如杲堂而其失也澀幽秀如樊榭而其失也僻遒峭如頻羅而其失也纖至袁枚氏標神悟之旨以法古爲摹擬以創獲爲新奇而於是街談巷議院本小說皆可以供其詩料而詩之道愈衰矣近今學者起而矯之其爲詩也導之漢魏而參之齊梁亦復古之一說也然或規矩準繩之中不能自出機杼如吾意之所欲言而使之相肖則使掩其本題而移甲換乙以就之而其詩皆可通也吾黨之士蓋有名滿東南而未免此弊者今何幸而得吾子穎之詩乎余與子穎初見於京邸未知其能詩

也其同邑孫峴卿屢為余言子縝之才余始心重之今年四月峴卿以事過四明而子縝與之偕余大喜發其篋笥而讀其所為潠廬集者乃歎子縝之詩足以中吾浙而特立者也詩之為道亦綦難矣深湛其思而無出以剽研鍊其氣而無乖以肆和叶其律而無蹈叫囂之塵嚴正其格而無倚偏仄之調然必其經史百家之學蘊釀於中而後詞句之閒自然有書味而第求工於詞句者不能也子縝之詩吾有以知子縝之學也而其詩之工何待言哉鎮海陳駿孫亦吾黨之能詩者愛子縝之詩以為出余上夫余何足以言詩也顧嘗持中正之

論以思救浙派之弊而幸得一子縝之詩可以張吾軍而申吾說也竊自慰其平日願望之私而歎吾浙之果有此才而轉恨其知之不早也子縝精小學銳意著書其齒甫踰壯耳俟之數年所進未可量也抑吾以詩推子縝亦惡能盡子縝耶

紅犀館詩序

象山紅木犀之名自南宋著高宗有御題詩胡尙書史相有疊韻詩並載寶慶志爲吾四明故事咸豐庚申歐星北司馬倡詩社以紅犀名其館而延鎭海姚復莊先生爲祭酒其首集之題卽紅木犀詞也方是時象山之

能詩者司馬圭之鄧譜蓀孔曉園王初香研農昆季左右之而吾鄞郭怡士從而先後之近自台越遠暨杭湖閩風而應者無慮數十家閨秀方外之作亦參列其閒可謂盛矣社之例一月一舉雜擬古今體詩糊名易書而先生判其甲乙先生故以詩稱海內是集悉其手定兼採眾體不名一家壇坫風流無愧作者惜乎不及期年而遽以寇難輟也同治乙丑余客象山圭司馬之弟仲眞家仲眞亦社中人也爲言當日簪裾之盛琴酒之樂已如隔世而姚先生歸道山亦一年矣嗟乎歲月幾何交遊非昔古人惓惓於聚散之際者良有以耳始爲

社議以二十四集遭亂不終今所編者凡十集爲詩千有餘篇梓而傳焉以紀一時之盛其於古人不知何如也吾安知後之人不又以爲故事而踵而詩之耶

清芬館贈言序

清芬館者鎮海王氏之書室也王於明爲右族澹衢先生以名進士宰永安稱循良吏厥孫師竹先生繼之權訓昌化者年碩望著於一鄉昌化有子曰伸仲先生司教桐廬已歸田侍郎朱公特薦其學行

穆宗俞旨命往江蘇升以親民之職而先生不出也三世名德旣郡邑所瞻仰而師竹先生父子復以書翰馳

譽東南一時通縞紵者大都名宿故其投贈詩文往往多馴雅之作師竹先生裝潢成帙歲一檢閱之而仲仲先生又錄其副以珍藏於家蓋有年矣道光己酉師竹先生歿越十六年仲仲先生亦歿中更寇亂淸芬館圖籍散佚殆盡於是謝君迺聲仲仲先生甥也篤念外家思收拾當時之贈言以具崖略而前所裝潢之册絶不可見惟手錄副本乃於塵封敗笥中得之迺聲歎曰此碩果也今不傳後世子孫何由知先人之懿美乎爰取原稿以畢昇板印之而益以昌化墓志桐廬行狀及朱侍郎之奏章祭酒之書總爲文二十二篇詩十二篇名

曰清芬館贈言，而屬余序其首。昔黃山谷有日記，謂之家乘，南渡嘗以進御，而高宗深愛之，山谷之甥徐俯遂召用爲翰林學士，然徐氏當日不聞取山谷之書而刻之也。太史公作史記，未甚流布，至其外孫楊惲祖述其書，而蠶室之史始行，由今觀之，不特二千年之事燦若列眉也，卽子長自序所爲揚其先芬者，亦昭昭然矣。通聲之刻是書，傳王氏世德，傳播於永久，是亦平通之意也，以視師川，不且遠過之耶。維我舅氏，邛赤文先生精申韓之學，遊歷南北，當代名臣，若王文恪、盧敏肅、栗恭勤諸公，皆有贈言，幾於盈篋，余少時猶及見之，自舅氏

之歿而其書不可問矣撫念疇昔竊悲吾外氏之衰而深恨未錄其副也故序遹聲之書而不禁爲之三歎焉

毛對山醫話序

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者不偏之謂也理而言之曰正形而言之曰直氣而言之曰和醫家者流所以養民之生而俾無夭札昏墊之患也烏可以過中哉長沙尙矣其書發先聖之奧而牖啟來學晉唐諸家謹守繩尺不敢以議論相勝也醫學之分其始於宋金乎政和局方偏主於熱南渡醫院率襲其舊蓋當時民氣柔緩故以燥烈之方治之而其患恒至於爍陰河閒易水

起於金代北方剛勁多用刦伐之劑而偏主於涼禍亦相等丹溪祖述劉張矯局方之弊而持陰不足陽有餘之論沿及仲醇遂以石膏爲主治之要景岳反之專言溫補固亦東垣培土之一法也而持議太甚末流徒附之害視局方有過之者皆不中之故也天地之閒中立爲人不中則不生而願挾好勝之心著一書以抵前人之隙而卒自蹈過中之愆經生家之祖漢宋大率類是而況醫家之書其流弊可勝旣乎余少習醫初涉景岳旣而改從丹溪深知夫偏執之見不足以養民之生也思以暇日研精其義通諸家之軌轍要之於中以示醫

學之準比觀毛君對山醫話一書可謂先得我心者矣君博學多能工詩善繪事其於醫特一端耳然亦洞明本原能究利病之所在而折衷之如行也爲中道如律也爲中聲蓋無畸陰畸陽之偏勝者也以是論養生豈猶有餘憾邪抑聞君選采醫說手錄二十餘卷當必有進於此者異時重游滬上將盡發而觀之姑先以此序留息壤之約焉

正誼堂文集卷一

正誼堂文集卷二

鄞 董沛 孟如

序

應氏宗譜序

譜牒之學莫盛於六朝世說新語注採諸家譜凡四十餘部皆史之支流也北宋歐蘇氏以縱橫二例定譜法而天下之為譜者大率準此矣四明應氏南宋舊家也理宗朝參政衞公嘗進其譜賜名顯爵淵源錄異時從周介圖家蓋一見之刦後訪此書絕不可得應之支有居吾鄞東鄉者其始自昌國來為參政同族而舊所傳

鈔之譜牴牾不合參政世系見於大德昌國志者略及其子孫而作僞者憒如也大德志非僻書若繆燧定海志則更通行本矣何以不檢照乎芋園應先生吾家所自出者仿歐陽縱譜以修家乘未就而歿同治庚午其族人屬余成之余爲之發凡起例所載名字官爵生卒子女婦族塋墓諸法一本六朝舊籍而兼列傳狀亦歐陽氏例也分之則各爲一房合之則并爲一帙諸不可信者退列於後以存疑焉縉紳之附昭諫崇翰之哭涖陽通人譏之應氏亦無取也草創甫脫稿余將北行應氏急於刊印未及取清本一覆覷固不敢謂無謬也然

以視舊譜則有間矣

吳氏家譜序

光緒乙亥吳甥能綳續修其家譜而來言曰鄞之諸吳皆云出於宋丞相履齋先生稽諸史志雖無明徵而相傳已久至丞相以遷謫死未嘗葬於鄞者而鄞人於不知誰何之墓石乃鐫丞相之官周介園修鄞志曾駁之矣吾家舊譜爲傳廣文德榮所修尊丞相爲始祖而其後略焉而自明代以來別奉遷鄞祖爲一世冠於系表不若諸吳之譜自宋迄明纍纍然相屬也今將仍之可乎余曰可哉以丞相爲始祖者大宗之義也以遷鄞爲

一世祖者繼別爲宗之說也丞相之官四明寓於吾郡者多矣吾郡人蒙其澤尸祝至今而況其子孫也然諸吳之譜余蓋嘗見之稱某人任某官而宋元時無此官也稱某傳贊出某人而宋元人之集無此文也譌謬百端固有不勝指者是皆作僞之徒憑臆私造而不知自誣其先人也廣文之修譜殆亦知諸家之譜之不足信而故闕之而第云源出於丞相以存大宗之義云爾於乎譜學之不講久矣楊僴之楊从木不从手而其稱恭大夫也乃曰吾家子雲唐之白樂天亦通人也乃曰白氏之先出於白乙丙乙丙則出於白公顛倒舛謬至於

如此又何論後世之作偽者乎吾甚幸甥家之譜猶不失謹愼之意而願其世世子孫由是而續之毋惑乎作偽者之說也明年譜成乃述斯語以列之簡首

鎭海謝氏家譜序

鎭海謝逋聲廣文續修其家譜告成辛卯三月自金華假歸乞序於余余閱而歎曰善矣哉廣文之爲譜也謝之先望於江左茲以始遷定海者爲祖大傳繼別爲宗之義也世系則總其族文心雕龍所謂註敘世統事資周普也世次則詳甯七公一支而其他姑略焉親所親也唐書李氏房從譜通志楊氏枝分譜皆支譜也宋以

來競稱歐蘇、亦支譜也。稱府君者古金石文多稱其守相今則稱其先人、柳子厚侍御府君墓表例也。殤及未娶者不稱府君、禮殺也。於祖父之名加諱字蘇譜例也。婦或書名、魏晉諸譜例也。或書次第世說注中羊謝諸譜例也。古法書女之所適今不書蘇氏例也。古法不書遷徙今書歐譜例也。錄制誥錄崇祀東家雜記例也。表科目表仕進旁行斜上之法、史遷取法於周譜從其朔也。其表焉者、族望也。魏晉譜書官爵例也。自甯一公之外兼詳他支者、王荆公爲許氏世譜、歸太僕爲夏氏世譜、雖他郡之望與本支不相麗屬亦錄其顯貴者、於譜

中而非法也此則同一本也錄傳狀者仿於東晉溫氏譜歐譜從之隋書經籍志以家傳入傳記家譜入譜系分爲二類舊唐書仍合爲一也錄塋墓者楊氏譜附墓記例也先之以第宅者前卜居而後營兆也又先之以家廟者古人將營宮室必先宗廟也錄家集以下者亦東家雜記例也古但曰某氏譜今曰家譜者子雲始有家牒故隋唐志所載皆曰家譜也標里居者亦隋唐志韋呂諸家譜例也廣文之爲譜但行其心之所安而已余爲之推闡古義而後知其善也繼自今甯七公子孫世世續之毋變廣文之法焉其可也

施氏家譜序

臨川李氏有言後世士大夫欲知敬宗收族之道要在立宗祠明譜系而已然譜系非易明也正倫之杜而附城南義府之李而附趙郡紹威之羅而附江東其蔽也實甚蓋譜者史家之支流也不知史法不可以爲譜愼而錄之於史爲筆區而別之於史爲削春秋之旨作史者宗焉明乎此而後可與言譜學矣郡城和義門施氏自明代遷鄞逮及於今凡十有二世咸豐初始建宗祠光緒丙子乃議修譜顧以舊譜既佚諸家之譜牴牾而不可合也詳稽博考以定其例斷自所知奉太元府君

爲始祖而同縣諸施氏若夏莊若東郭若管江若黃公林皆指其歧誤之處而一一辨之卽其本支亦且愼之又愼而示子孫以收載之法數月書成吾友似庭孝廉寶來請序余觀其例而知施氏之譜蓋有得於史法也若昔龍門自序源出程伯休父而系其別於司馬錯扶風自傳源出令尹子文而系其別於班壹皆尊爲祖也然龍門於趙魏諸別子不敢从略而扶風略之扶風於祖父以上詳著八世而龍門則闕其二絕不敢造作名字援繫他族以誣我先人斯不愧史氏之宗矣後之爲譜者豈有不知此而能善其書哉餘姚施氏亦巨家也

顧其系則自秦漢以來聯貫而不絕此豈可信乎乃至合孟施少施爲一家而明著先聖之母之名諱抑何其誕妄不經也譜以收族非吾族而收之是謂瀆宗惡在其能敬耶吾願似庭以此譜示之庶幾乎知所法矣

青雷錢氏宗譜序

五季之世武肅王奮起八都式遏寇虐奄有十三州之地休養其民而生息之傳緒永久卒歸中國其有德於吾浙甚大武肅之孫康憲公以勳貴之胄開鎮東土爲明州興建隄防利及百世尤有功於吾郡也故其子孫散處鄉邑皆得蒙先人之蔭庇其本支保世滋大以綿

緝於弗替而青雷錢氏其一也青雷之宗蓋康憲長子昭顥君之後自宋卜居迨今八百年矣元明二代譜牒散亡至空亭先生以勝國遺老纂輯於

朝興之初麤具稿本而傳鈔無多族之賢者亦嘗相繼修之皆未有成帙也道光中吾友籍香君偕其弟啟暘君請於宗老集諸家之錄勒成完書於是青雷之譜始有鐫本然於先世源流率仍舊譜之文亦未嘗博稽載籍有所考正著述之不能無遺議也固亦望後人踵而成之庶幾繼事者易為力耳夫錢氏之譜非若它宗之無可稽也維昔武肅建國杭州嘗命其判官羅隱纂大

宗之譜昭示管內武肅自爲之序讀其文宏深肅穆有王者之象斯錢氏之所由盛也而若錢氏私誌吳越錢氏志皆足以旁資引據而爲溯本窮源者之一助世家之子孫所以可幸者此也然則東書不觀如籍談原伯魯其人當亦祖宗之所隱憾矣光緒初元錢之宗人復議修譜籍香君之子棠實主其事而吾門人鳳翰襄之鳳翰亦籍香君之子而敬暘君之嗣子也是能承二父之志參證史書以明世統而竟未竟之緒其宗人亦達心以和斷於集事蓋自彭城伯以下逮於武肅自武肅以下逮於今代釐然有條不至蹈牽合附會之弊諸不

可考者姑存其疑以俟來哲是亦闕文例也期年告成棠以其書來請裁定并乞弁言吾甚幸錢氏之世有令嗣以克繼前人之業而推本於其祖宗之功德所以佑啓後人者非淺鮮也故樂爲之序以綴之簡端

忻氏亦政堂支譜序

譜之爲言普也普敘吾族而不使有一人之遺也然則君子欲收其族將必統族屬而譜之而無事於支譜之作矣雖然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古者言動之記不獨王官諸侯各君其國亦莫不有史氏之掌以記一國之政墨氏所謂實書者也例之於譜則凡支自爲譜者

殆如百二十國之書矣唐書有李氏房從譜通志有楊氏枝分譜皆支譜所由昉也陶公山忻氏爲吾鄞巨族其先自明代來𨽻一府君有子四人別籍以其次伯季兩支逮今數百家叔子之裔增多矣而逮今亦不溢千家惟仲子靈山府君孫支繁衍逮今十有八世凡二千餘家別構祠許家嶼堂曰亦政舊有宗譜越四十餘年弗復葺同治甲戌乃議修本支之譜與諸房分帙延余主其事余爲之發凡起例條舉其說而授忻之宗人俾分纂之期年書成余作而言曰君子之於譜將以收其族也然不能無疏戚遠近之別也忻氏舊有譜四房公

修之今宗支愈盛矣族於議而弗悉協也合而舉之不若分而成之之易也由近以及遠由戚以及疏吾之支吾譜焉非吾之支夫豈無存收族之心而別爲之譜者孝弟之心人所同也君子不以己之所能而謂人之所不能也各親其親而事無弗集矣支譜之作戚之也近之也固將舉一支之譜而例及於疏且遠也而亦何嫌於非普耶

正誼堂文集卷二